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文学读本



Hong Qi Piao Piao

红旗飘飘(选本)

本社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文学读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Hong Qi Piao Piao

红旗飘飘(选本)

本社 编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旗飘飘 (选本) / 本社编.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

ISBN 7-5006-5983-0

I. 红... II. 本...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06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发行部电话: (010) 6404942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4 印张 1 插页 340 千字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出版说明

实施精品战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丛书,就是为响应并落实这一决策而编辑出版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丛书选择曾经出版过的、在几代青少年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图书,编选出发点在于针对未成年人教育的需要、根据青少年的接受特点,重在激发未成年人的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未成年人的意志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编选方向侧重中国文学作品,兼有少量外国文学图书。

由于涉及版权等技术问题,一些还可入选的图书未能进入这套丛书,遗珠之憾,敬请原谅。

编 者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二·七”目击记	凌必应	1
回忆省港大罢工前后	刘达潮	14
安源矿史片断	多人回忆	31
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陈伯钧	51
横扫七百里	徐松林	62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	侯 枫	70
宁都兵暴前后	熊伯涛	85
七月的风暴		
——回忆保定第二师范的护校运动		
.....	臧伯平	101
红旗不倒	冯白驹	130
西北的一颗红星		
——刘志丹故事片断		
.....	李力果等讲述	149
吉鸿昌就义前后	吉胡洪霞	160
高山上的火苗	彭寿生	174
冲破天险乌江	杨得志	185
巧渡金沙江	肖应棠	190
大渡河畔英雄多	杨得志	201
最后的脚印		
——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	李文清	210

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	苏 红	218
红军,红军,彝民的亲人	阿尔木呷	232
突破天险腊子口	杨成武	243
会师陕北	徐海东	253
气壮山河		
——红西路军远征记	李天煊	268
坚持湘赣边区三年	段焕竞	310
跟随朱总司令	李树槐	337
抗战初期的续范亭同志	南新宙	352
杨靖宇同志的故事	张 麟	371
回民之母		
——记回民支队长马本斋之母		
英勇殉国		
.....	陈静波	395
狼牙山跳崖记		
.....	葛振林讲	413
黎明前的战斗	白 明	424

“二·七”目击记

凌 必 应

—

一九二二年，我在陇海铁路开封车头厂当机器匠。

刚过了春节，忽然从洛阳来了几位老工人，说是洛阳厂的工人弟兄们停工不干了。这消息，很快就在我们开封的铁路工人中间传遍了。

洛阳车站有东、西两个厂子：东厂有二三百人，西厂是个修理火车头的大厂，约莫有五六百人。前些日子，我们就听说洛阳出过这么一档子事：

东厂有个工人，外号叫彭大个子，人很爽直，技术上又有一手。一天中午下班的时候，他早走了一分钟去洗手，被洋资本家——工人们都叫他“旱鳖”——看见了，把彭大个子叫到写字间里问道：

“不到点，为什么洗手？嗯？犯了我的厂规，罚你两毛钱！”

彭大个子不满意地说：“一分钟就是两角钱？……”

“嘭”地一声，旱鳖拍了一下写字台：“你还强嘴？罚你四毛！”

彭大个子见事不妙，干脆，四毛钱不要了，扭头就走。出门的时候，不想把门带重了点，“嘭”地响了一声。

旱鳖立刻又把彭大个子叫回来，龇牙咧嘴地说：“没有王法啦？好，罚你八毛！”

彭大个子一听上了火：“你这样太欺侮我们中国人了！凭什么你罚我八毛？”

旱鳖脸色一沉：“什么？你敢反抗？你眼睛里还有大法兰西没有？罚你一块六！”

这一下，可把彭大个子气得直跺脚，指着旱鳖的鼻子骂道：

“你这狼心狗肺的洋鬼子，老子不给你干了！”

洋鬼子一跳老高，拍桌子踢椅子的，破着嗓子乱叫乱嚷：

“罚你三块二，给我滚！……”

正在这时候，走进来几个职员，把彭大个子连推带拉拖走了。

彭大个子回到家里，越想越生气。就这样失业了，一家老小，指什么吃呢？……不活了，同洋鬼子拼了吧！他找了一把切菜刀，掖在怀里，喝了几两老白干，醉乎乎地直奔写字楼。推开门，旱鳖正在那儿坐着。彭大个子一个箭步跳过去，抡起切菜刀，照着洋鬼子的脑瓜子砍了下去。洋鬼子脑瓜上扣着顶厚厚的獭皮帽子，这一刀，没有把他砍死。

彭大个子被军警捉住，扭送洛阳县。因为是砍了外国人，中国官都没权审这个案子，又给押送到汉口，由法国工部局判了刑。他家还有老婆、小孩三口，就靠着工人弟兄这个送点钱，那个给点米地过日子。

这一回洛阳弟兄们停工，又是洋鬼子欺侮我们工人，把弟兄们惹毛了，才干起来的。

原来，我们陇海铁路上有个机务总管，名叫若历，是个法国籍的比利时人。他本来住在郑州，这一天忽然来到洛阳，说是来检查工作。其实大伙都知道，他是来“改善管理”，裁人减薪的。若历来到西厂的时候，工人们正在干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看着一个工人不顺眼，走过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这还不算，末了，还把把这个工人给开除了。这件事情在厂子里一传开，工人们都气极了，大伙本来受的压迫就大，平日就恨透了洋鬼子，这会儿又要裁人减

薪，大家越谈越气，也不知道是谁，说了声“去他妈的，不干了！”全厂一下子就轰动起来，大伙都喊着不干了。

西厂停了两天工，路局连理都不理，就好像没有这回事儿似的。东厂的弟兄们看到这种局面，都说不行，要是老这样下去，咱们工人就没法活了！大伙合计着，得想法子援助西厂。西厂的工人们看到停工不顶事，洋资本家和土资本家都不理，也有点着急了：老这样下去，没有个着落，生活怎么办？于是，东西两厂的几个头里人，聚在一堆想主意。有人提说：“光是咱们两个厂子停下来不顶用，要是全路都不干了，都停下来，那就够他受了！”大伙一听，好办法，就请出几位技术好、在全路有些威望的老工人们，分头到全路各厂各站去找自己的老朋友，串联全路的工人弟兄们出来帮忙。从洛阳直到海州，都派人去了。

我们听说了洛阳厂的事情，都很气愤，大伙齐声要支援洛阳厂的罢工，给弟兄们帮忙。不几天，洛阳厂派人去串联的各厂各站，都有人来到开封，就以我们车头厂为中心，大伙推了几个管事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布置了全路大罢工，通知各厂各站：没有开封车头厂的通知，谁也不得开工。

全路停工的那天早上，约莫六七点钟，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来到我们厂子里，碰见我，自称姓李，说是要找罢工的负责人。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同情罢工的人。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几个工人向我们走来，他一见这些工人，就对大伙说：

“喝！你们真了不起呵！大罢工，你们真能干！”他说话的声音很激动，接着就问我们：“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虽然不是铁路上的人，可是我同情你们的罢工，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闲谈了一会儿，他的态度很诚恳热心，越说我们越感到有劲，也就不把他当外人看待了。后来，他和几个工人说笑着，找头里人去了。

正在这时，听说路局有人来了，要找我们谈话。我们就说：

“谈就谈吧！”

那路局来的人进得厂门，一看见我们，就问：

“你们是负责人吗？”

我们回答道：“有什么事，你就说好了。”

他这才连连点着头说：“好，好，就和你们谈吧。你们为什么停工呢？”

我们说：“这事你不要问我们，去问你们的洋总管就知道了。”

那个家伙却操着湖北口音劝说起我们来了：“我是代表路局来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都能办到。只要你们先开工，别的事都好说。”

我们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要我们开工并不难，若历一滚蛋，被开除的工人回到厂里，我们就开工。”

可是，这家伙却油腔滑调地欺骗我们，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事好办，这事好办！你们先开工，我回去见局长，保证答复你们……”

嘿！想引我们工人弟兄上钩？办不到！谈到这里，我们不耐烦，就不跟他瞎扯了。

他看得不到结果，就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要求我们开个车送他回郑州路局去。我们拒绝了，对他说，车是不能开；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

路局里的人走了以后，我们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各位负责人。那个学生模样的老李，在一旁听了，不住地称赞我们做得对，回答得好。接着，他又问我们：

“你们搞罢工，向路局都提出些什么条件？”

我们把要若历滚蛋、被开除的工人复工这两条要求告诉了他。

“光这两件事哪成？”他大声地对我们说，“你们罢工的力量这么大，全路都停工了，还不多提些要求和条件？！”

大伙一听，这话太对了。老李又提议把工人们召集在一起，他

给大家讲讲要求和提条件的事。我们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召集了有二百多工人的大会。先是由总负责人林阿狗把路局来人谈判的经过讲了一通,然后就介绍老李给大家讲话。老李先是给工人们解释:工人们为啥受压迫,洋资本家和土资本家、军阀怎样勾结起来,剥削和欺侮咱们工人……这些事,都是我们工人亲身受过的苦,经他一指点,我们心里就亮堂了。老李又说:俄国工人弟兄们推倒了沙皇和资本家,工人们就再也不受压迫了。咱们中国的工人弟兄也要团结起来,反对洋资本家和土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只要咱们力量大了,他就不敢随便欺侮咱们!这次罢工,就得为自己谋点利益,要给路局提些条件,比如说增加工资、不准随便打骂和开除工人弟兄……老李说得很利落,每一句话,都说到我们工人的心眼里了。

会后,我们几个负责人凑在一起提条件;老李一面帮着提条件,一面拿支毛笔往纸上写。末了,大伙恰好提了十条:驱逐机务总管若历出陇海路;被开除的工友复工,并且补发他们的工资;任何人不得打骂工人;不准裁人减薪;全路工人每月加薪三块钱;每月休息两个星期日,工资照发;……第二天,我们就派人把这十项条件送到陇海铁路管理局去了。

罢工后的第三天,路局的代表又来了。他说,你们的十项要求,局长都看过了。第一项——驱逐若历——取消,其余九项全答应,局长说:“若历是洋资本家,不好办。你们就开工吧!”

我们说:“十项要求是全体工人提出来的。全路兄弟托付我们:十项要求不达目的,决不开工!”

路局的人听我们口气很硬,就威胁我们:

“你们这样搞下去,路有不办的危险!”

这吓不倒我们,陇海路是你们中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合办的,你们不办,我们也豁出去了:“那就全失业好啦!”

路局的人谈不出结果,就要我们跟他一同去郑州面见局长。

他还想要我们破坏罢工规定，开个车头，挂节车厢去。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老李就说：“见局长可以，就是不能开车！”

从开封到郑州，要是走着去可够受了，开个车又不行，怎么办呢？大伙琢磨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好办法：用厂长和监工们坐的压车去。老李虽说才来了三天，可是和大伙相处得很好，在我们工人中间已经有了威望，人又精明能干，能说会写，大伙就推他当代表。还有另外两个人和我，一共四个人去见局长。

到了郑州，路局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还特意派来一位营业科长，来“招待”我们这几个穷工人。第二天，在局长办公室里，谈判开始了。局长说：

“其余九条好办，就是外国人不好办。路是中法合办的，咱们怎么能赶走他们的机务总管呢？……”

老李说：“外国人就能随便打、骂、欺侮咱们中国人吗？不赶走若历，工人们平不了气，是不会复工的……”

老李跟局长理论，坚持工人们的要求，毫不让步。连续两次谈判，没有结果。第三天，却不来叫我们谈判了，说是局长有急事，要我们等着。我们合计：莫不是又在捣什么鬼了？不管他，有成千上万的弟兄们，还怕什么？反正没有我们的话，谁也不会复工。也许，局长没了法子，请示交通部去了？

果然，第四天我们一到了局里，他就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十条要求全答应你们。”

我们心里一阵高兴，就把条件拿出来要他签字。这时，老李忽然拦住我们，对局长说：

“还要加上一条：罢工期间，工人们的工资全部照发。”

局长也只好答应了，在十一项条件上老老实实在地签了字，坐在写字台后面，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条件到手，我们四个人商议着拟了个稿子，通知各厂开工，各站通车，由路局拍出了电报。坚持了七天七夜的陇海铁路大罢工，

完全胜利了。

火车一通，我们就回到了开封。这时，老李又提出：每人拿出第一个月增加的三块工钱，作为大伙的基金，以后出了事好派用场。经过这次罢工，工人们都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全拥护老李的提议，全路没有一个人没拿出钱来的。

罢工胜利后，老李就走了。不几天，厂子里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熊，两人时常找我，也都很谈得来。从他们那里，我听说有个共产党，还知道老李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想，以往我们弟兄们跟资本家闹事，吃亏的总是我们弟兄；这一回，是我们胜利了，为什么呢？有一次我问老马，老马没吭声，跑出去找来一把竹筷子，往我面前一搁，对我说：“你劲大，把这给我掰两半看看。”

好家伙，别看我是个机器匠，浑身是劲，就是掰不断。老马笑了笑，拿过筷子，抽出一根，两个指头一动，就给掰断了，说：

“大伙合到一堆，劲就大了！”

这回罢工胜利，原来是共产党领我们工人干的。我又寻思：共产党是怎么档子事呢？尽干些什么？他们俩就给我解说，还给了我几本小册子。我识字不多，他俩就一边念，一边讲给我听。这些道理，经他们一指点，我就全明白了。我说我也要入党，他俩说：“这次罢工，你是很积极的……不过，你还是先帮我们做点事吧！”

我说，行。这以后就给他们散传单、贴标语，串联工人弟兄。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冬天，经过他俩的介绍，我被吸收入党了。

二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厂子里接到通知，说是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我和厂子里另外几个工人，带上礼物，到郑州去庆祝大会成立。

到了郑州，就听说警察局长黄殿辰（工人们都叫他“黄狗”）禁

止我们开会。筹备会召集代表们开会，让大伙讨论怎么办。听了筹备会负责人和“黄狗”交涉的经过，我们都气极了，大伙就决定：一面派代表到洛阳西宫去找北洋军阀吴佩孚办交涉，一面照常准备开大会。

三十一日晚上，派出去的代表回来了。说是见了吴佩孚，没谈出个什么结果。吴佩孚还说：“你们工人们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我制止开会；我是长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

这些话，正像是火上浇油，弟兄们更气愤了，大伙说：

“叫开也得开，不叫开也得开，这个会是开定了！”

二月一日上午，约莫七八点钟，我们从五洲大旅馆出发了。全国各路代表、各界来宾……约有三四百人，列队前进。队伍前面打着洋鼓，吹着洋号，高举写着各团体名义的红旗，抬着各地各单位送给大会的牌匾、对联等礼物，浩浩荡荡地开往会场——普乐园剧场。

半道上，军乐声突然停止了。只见前面大批军警，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刀光闪闪，杀气腾腾，拦住了我们的去路。筹备会的负责人再三交涉，他们硬是不让过去。代表们在街心足足站了两个钟头，都给惹毛了，一个个咬牙切齿直跺脚。有些个火性大的小伙子，拿起街旁烧饼铺里捅炉子的铁条，插在炉火里烧得通红，准备干仗！眼看着和这些反动军警说理是不会有结果的，筹备会的负责人就对大伙儿说：

“今天是我们工人开大会的日子，谁也没有权力阻挡我们。工

人弟兄们！他们蛮不讲理，硬不让咱们过去，咱们怎么办？”

队伍里就有人大声喊起来：“咱们冲过去！”

这一声喊，三四百号人全都嚷起来：“冲啊！”

大伙儿都来了劲头，也顾不上死活了，队伍像潮水似的直往前涌，向普乐园剧场冲去。一冲进会场，主席马上登台，宣布了开会的宗旨，并且对今天反动军阀的蛮横无理的行为，提出严重的抗议；同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全场群众高呼：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同时军乐齐奏，呼声、军乐声响成一片，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

这时候，反动军警早把会场团团围住。不一会儿，“黄狗”气势汹汹地带了几个巡警进了会场，声称奉大帅——就是吴佩孚的命令，勒令大会立即解散。

这引起全场群众的愤怒，马上把“黄狗”哄了出去。大会还是接着开下去，直到下午四点，主席才宣布散会。我们高呼着口号，冲出了会场。

我们回到旅馆，只见四周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到处是荷枪实弹、横眉怒眼的反动军警，把我们看起来了。街上的酒馆饭铺，都不卖饭给我们吃，说这是吴大帅的命令。大会会场和总工会会址，被反动军警捣了个稀烂，各单位送给大会的礼物，扔得满街都是。总工会看到形势严重，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一、全体代表和来宾立刻设法离开郑州。

二、各代表回去立即布置工作，听候总工会罢工命令。

三、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办公。

接着，总工会下了罢工令，提出了五项条件：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沅；要求吴（佩孚）、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时在郑州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一天，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各地代表分头离开了郑州。我一时回不了开封，就跑到汉口江岸厂去。这厂很大，约莫有两千多人。还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就在这个厂里当学徒，因此认识的人很多。到江岸以后，我就参加了工人纠察团。

我们把罢工宣言、传单、口号发出去了，还在厂子里和车站上贴了标语传单。我们纠察团要防备军警、资本家和工贼破坏捣乱，保护工人弟兄和厂子，维持治安秩序。

二月四日正午十二时，总罢工开始了。所有的厂子都停了工，全路各条线上，看不到一辆客车、货车、专车或军用车在行驶。

罢工的第二天，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他的参谋长张厚庵来到江岸，连哄带吓，想要我们交出工会的五个负责人。大伙当然不答应。到了中午，那家伙忽然派了些军警，捉去两个工友，逼着叫他俩开车。工人弟兄们知道这事，就集合了很多，冲到车站，硬把那两个工友抢回来了，车还是开不成。不想，军警又把我们纠察团的三个团员给逮去了。工会再派出代表办交涉，军警没有法子，也只好把这三个弟兄放回来了。这一天，大伙可紧张得够呛！

罢工的第三天，武汉三镇各工团、各工厂、矿务局、学校的代表和报馆的新闻记者，都拿着旗帜，带着礼物到江岸来慰问我们。大伙儿的劲头更足了。总工会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先是我们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讲了话，代表我们感谢大伙的慰问。接着，许多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还高喊口号：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

会后,我们开始游行示威。市面上好多群众,也都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了。游行队伍,还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外国租界。那些巡捕和军警,根本不敢碰我们一下。

罢工的第四天,就是二月七日,下午约莫两点钟,厂子里来了一名警官,找到我们工会的两个负责人,就说:

“我是奉萧督军命令来的。你们二位是代表吗?请问二位贵姓?”

我们工会的负责人早有防备,当然不能说出真名实姓,就瞎说了两个名字。那警官却想要我们把全权代表的名单开给他。这自然更办不到。那家伙看看名单得不到手,又转了个弯,说:

“这样吧,下午五点半钟,你们把全体代表都找来,督军署张参谋长来和你们谈判。条件好说,谈妥了你们就开工。”说完,那家伙就一溜烟地走了。

警官走后,总工会几个负责人就开会研究。一会儿谈判,张厚庵是善来呢?还是恶来?是真谈判,还是假谈判?大伙都说,谈判不会那么容易,停会看他是不是带军队来,不带军队,咱们就和他谈判;要是带军队来,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代表们分散回去了。会所只留下一位老工人守着。附近布置了一些纠察团员。我也留在附近,保护会所。

到了五点多钟,张厚庵忽然率领全副武装的二营士兵,急驰江岸,把我们团团围住。张厚庵这小子带着马弁,奔进会所,问道:

“代表们都来了没有?”

看守会所的老工人回答他:“还没有来。”

“他们在哪里?你带我去找他们!”

“我怎么知道!”老工人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叫我领你上哪儿去找?”